



为中国巴西文化牵线搭桥

——印尼巴中学子林长朝

上

陈芝林小字

编者按

林长朝，巴中52年届学长。在北京石油学院求学期间，曾担任北京石油学院的学生会主席，院团委副书记等职务。）其夫人李淼娜也是巴中52年届毕业生。1986年从福建移民巴西，热心推动中西两国文化经贸交流，曾为福州市和坎皮纳斯缔结姐妹城市牵线搭桥。

引言

1932年，我出生于荷属殖民地印尼东部马鲁古群岛首府安汶。

1952年，从我登上印尼雅加达开往中国的客轮的時刻起，一个崭新的人生开始。尽管面前是浩瀚的大海，深感弱小和孤单，但因为我们是朝着祖国的方向行驶，向着理想的方向前进，所以风浪再大，都无所畏惧；距离再远，都感到近在眼前…仿佛这辈子一直在“跨越”距离。

当年从印尼回到中国，这不仅是一个空间上的最长距离，也是人生中的一大跨越，毕竟是离开了生



我养我的印尼，离开了有父母兄弟的家庭，离开了充满友爱的巴城中学。

到达中国南方城市广州后，我又一次跨越南北，来到了心中的圣地北京，原本想在北京报考大学。可是，当时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曾是印尼巴城中学物理助教的蔡仲实老师找我，劝说我到外文出版社从事印尼文翻译工作，于是我就答应了。

在外文翻译局两年后，我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不久，国家在四川南充市创办四川石油学院，于是我又来到了中国的西南。

1962年，年老父母举家回到中国，定居在祖籍地福州。为了照顾父母，我只好申请到福州工作，之后就到了福州最大的

化工厂担任技术员。这是全家人的再次团聚，是一个跨越重洋的团聚，而我是经历过万水千山，才回到父母身边，回到了自己的祖籍地。

1964年我成家，内人李妙娜是印尼梭罗归侨，也是巴城中学校友。改革开放，让中国打开了大门，也让我们打开了眼界。我遇到了一个机会，那时巴西有引进专业技术人才政策，于是在1986年，我带着全家4口人走出国门，来到了巴西坎皮纳斯市定居，在一家跨国公司担任机械设计师。

巴西与中国在世界的两端，中间隔着世界最大的海洋，这又是一次地理的跨越，一次人生的跨越。与当年从印尼回国时才20岁的我相比，移居巴西那年的我已经是54岁的中年人。

就像从小在印尼一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以后，祖国就像一个“烙印”，深深地印刻在心里。即使身处太平洋的另一端，也关注自己的国家，成为了不能改变

的生活的一部分，尤其看到或者听到祖籍国发展的消息，心里都有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1991年元月的一天，收到了一封福州市外事办秘书的信函，信函的内容是希望我夫妻俩能为福州市与坎皮纳斯市结成友好城市牵线搭桥。能让我们所居住的坎皮纳斯市与自己的家乡福州市结成友好城市，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也是一件责任重大的事，更是一生中为祖籍国做出贡献的机会。我和妻子在巴西不过是两名普通侨民，要促成两个国家的两个城市结成友好城市，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于是，我俩不停地找坎皮纳斯市政府和议会，为此花费了5年的时间，终于在1996年4月，根据市议会的批准，时任市长欧西签发市政府第8814法律文件，认同坎福两市结为友好城市。5月，时任福州市市长翁福琳致电坎市市长欧西，对其签批关于两市结友的第8814号法律文件表示祝贺。

1996年可说是我的幸运年，元月的一天我接到电话，让我赶到圣保罗迎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率领的访问团。第二天，我们一家人陪同代表团在坎皮纳斯市

考察当地的农业、科技、文化等产业的发展情况，并看望了当地的华人华侨。

22年过去了，当年全家人与习近平合影的照片，一直保留在我的相册里，成为了一家人最为宝贵的记忆。2017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华人世界》栏目和福建电视台《金砖朋友圈》栏目来巴西采访我，于是我又讲起了当年的那段故事，而我想表达的是，作为旅居巴西的一个普通人，能促成两个相隔万水千山国家的两个城市结友，是一辈子的荣幸。而在异国他乡接待祖籍国家乡的亲人，更是一件幸福的事。

从那以后，我又陆续接待从中国来的十几个访问团，也带着巴西中医学习团访问中国，用友谊将两个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即使现今年岁已高，我的爱国心还一直涌动着，每当看到中国取得成就，心里就感到自豪，尤其现在的中国日新月异，成了世界的焦点，成为了学习的榜样。

其实，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祖国”，所不同的是感受的深浅不同。当年在印尼，那时对祖国的认识，是父母对自己的影响。到了学校，是老师对我们的影响。

